

谭鑫培

艺术评论
集

TAN XIN PEI
YISHU
PING LUN JI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戏曲流派艺术研究丛书

戴淑娟 金沛霖 刘晓峰 桂莹 编 江流 订

谭鑫培艺术评论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谭鑫培艺术评论集

戴淑娟等编
江流订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295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3.125 印张 2 插图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11—1 511 册

ISBN 7-104-00228-6/J·138

定价: 16.40 元

出版前言

戏曲流派，是戏曲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戏曲表演艺术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艺术流派的众彩纷呈，争奇斗妍，是我国戏曲艺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鲜明特色。它不但体现在以演员为中心的表演体系里，而且融会于传统戏曲美学之中。

艺术流派的产生与衍发，符合剧种艺术、行当艺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各种流派的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对促进整个戏曲艺术的繁荣，在当前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京剧固然有众多流派，许多大型地方剧种的艺术流派亦繁花似锦，各逞妍丽。这诸多流派既有作为本剧种艺术的特征，更有以不同行当艺术家的表演风格为基础衍发出来，并进而体现在艺术家群的表演之中。它们首先通过唱念做打等艺术手段，同时也在特有剧目、舞台美术乃至文武场面的配置与伴奏风格方面，显示出独具的特色。

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历史培育了艺术流派，反之，艺术流派的竞芳争妍和春华秋实，又丰富和充实了戏曲艺术的宝库。

01131/05

因此，从各种各类艺术流派的研究入手，将会是继承戏曲的传统艺术经验，总结表演艺术体系，探索戏曲美学的有效途径之一。

为此目的，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戏曲流派艺术研究丛书》，希望它能对社会主义戏曲事业的繁荣有所贡献。这套丛书将分别成册，陆续出版发行。由于我国的戏曲剧种繁多，而每一传统深厚、影响较大的地方剧种又都拥有自己的一些代表性流派，所以我们期待各省、市有关文化主管部门、戏曲研究单位给予大力支持。我们将陆续约请有关部门、兄弟单位或专家分别担任编选工作。在这套丛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们还期望及时得到专家们和广大戏剧爱好者的关怀和指教。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

1989年12月

目 录

出版前言

谭鑫培传略·····	张次溪 (1)
谭鑫培专记·····	刘守鹤 (5)
谭叫天之一生·····	小织帘馆主 (23)
谭鑫培——“十三绝”传略之二·····	朱书坤编 (26)
勤学苦练 扬长避短·····	许九荃 (30)
谭鑫培偷学《镇潭州》·····	佚名 (32)
姚起山教过老谭·····	张云白 (33)
谭鑫培的艺术生平·····	宋学琦 (34)
谭鑫培表演艺术概说·····	陈彦衡 (60)
谭鑫培舞台艺术浅谈·····	张肖伦编 (86)
谭鑫培演戏之创新·····	燕山小隐 (93)
京剧生旦两革命家——谭鑫培与王瑶卿·····	笔歌墨舞斋主 (96)
谭派戏路之变迁·····	松 声 (99)
谭派艺术溯源·····	谭元寿口述 刘连群整理 (102)

谭鑫培内廷供奉追忆	于冷华 (111)
谭鑫培杂忆	张肖伦编 (128)
谭鑫培升平署承值杂记	刘菊祥 (133)
谭鑫培南来沪上演之回溯	周剑云 (137)

说 谭	陈彦衡 (141)
谭鑫培之演唱	燕山小隐 (149)
谭剧演唱之精微	张肖伦 (151)
谭之演唱蔚为大家	小 枫 (162)
说“拿”字虚音	徐慕云 (164)
论谭鑫培之腔调	鸿 远 (166)
谭腔运用之精妙	元 兴 (167)
说谭派唱腔	朱淇绿 (169)
谭鑫培的革旧创新	徐兰沅 (171)
谭鑫培对唱腔的革新	徐慕云 (175)
谭鑫培的唱	李名正 李卓敏 (180)
论老谭独到之处	刘蛰叟 (184)
谭鑫培演戏之特点	侠 公 (187)
谭戏之艺术特点	刘菊祥 (189)
老谭的髯口	步 堂 (197)
谭鑫培“当铜”不同之点	瘦 庐 (199)
谭鑫培之《碰碑》、《哭灵》	剑 云 (201)
记谭英秀演《南阳关》	吴絮厂 (206)
谭大王《举鼎》	言菊朋 (208)
与谭鑫培合演《四郎探母》	梅兰芳 (210)

谭鑫培之《空城计》	小 隐 (214)
京剧的生命在于创新	钱 唐 (216)
老谭五大高足	侯 公 (222)
谭派几大须生中之余、王	张非祥 (224)
谭派几大须生中之言、谭	冷 月 (227)
红豆馆主宗谭剧之唱法	燕山小隐 (229)
须生三派之后继伶人	金晓岚 (232)
一脉相承 三代风流	钱 唐 (234)
谭鑫培奖掖后进	祁景颐 (239)
许德义演《铁笼山》曾得老谭亲授	侯 名 (241)
学谭腔者何以晚期多	吕 弓 (243)
谭可学而又不必学	露 厂 (245)
陈彦衡与谭鑫培	汉 阁 凌 霄 (248)
记与谭鑫培合作的鼓师	宋学琦 (257)
老谭《取南郡》之配角	侯 公 (268)
同庆社四个丑角为谭配戏	侯 名 (269)
谭鑫培虚心求教	芝 荪 (270)
谭鑫培虚心之一般	刘菊祥 (272)
梨园谈往	何大锺 (274)
谭鑫培台上应变趣闻	垫 叟 (276)
谭鑫培冷语 谑名伶	海上漱石生 (278)
临场抓词	刘菊祥 (280)
谭鑫培拒演“劝进”戏	长 风 (282)

谭氏寿终记·····	刘菊祥 (284)
话说谭鑫培之死·····	郭丰润 (287)
梁任公题谭鑫培渔翁蓑笠图·····	张醉丐 (292)
谈谈谭叫天·····	齐如山 (294)
谈谭派·····	肖 伦 (309)
述研究谭调之心得·····	徐慕云 (312)
从谭鑫培谈到梅兰芳赴俄·····	刘韵秋 (315)
京剧老生流派综说·····	吴小如 (317)
京剧艺术大师谭鑫培·····	白吉庵 (336)
谭鑫培和京剧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陈培仲 (343)
附录：谭鑫培艺术年表·····	宋学琦 (352)
谭鑫培家系表·····	佚名 (393)
谭鑫培研究书目简表·····	(395)
编校后记·····	江 流 (408)

谭鑫培传略

· 张 次 溪 ·

清一代伶官传中以才艺称者，程长庚、谭鑫培而已。长庚歿，鑫培继起，创新声名著天下。学者咸谓其腔调幽雅，集诸家之大成，自成一派，摹仿者大有人焉，共称之为曰：谭派。退之所云：“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于鑫培又岂不然？故誉之者虽多，而诋之者亦如之。是非得失，真难论矣！然就鑫培之才艺行懿，卓卓有可传者。吾今为人传之。

传曰：谭鑫培谱名金福，湖北江夏人；其父志道，喜蓄叫天鸟，人以故呼曰“叫”天。鑫培因其父有叫天名，而彼之奏曲也声若鸣钟，余音绕梁，遂以“小叫天”为名。其得名盖以音能叫天也。鑫培既有声，皇宫知而召之为内廷供奉。西太后爱其艺术，宠之甚笃，赐黄马褂，赏食六品俸，为历来伶官未有之荣。当其隶三庆班学须生兼武生时，艺术已臻化境，唯老宿多存，能以真才识人者绝少。时值长庚掌班，不许其演须生戏，经其父兄力请，始令演《战北原》。此长庚不演之剧。鑫培演之，四座惊起，叹曰：“奇才！”盖其于须生戏别具风神，此天赋，非人力也。长庚固以须生著者，其不令鑫培演须生剧非

无因也，然鑫培演剧别有会心、独辟蹊径、不依人门户。师师长庚如神明，终其生未尝有他言，其敬师如此。或谓，长庚暮年语人曰：“吾死，鑫培必享大名，惜音甘且偏柔靡。柔靡之音亡国之音也，黄钟大吕恐自此绝响，国亡怪作鑫培其人欤！”此等传闻虽不足信，然长庚已视鑫培为可畏才矣。

同、咸之际，二黄流入京师，长庚首起倡之，而鑫培复能研究得诸家之精窍，故其成就非他人所能及。鑫培性温和、寡言笑，其演剧如诗家韦缜之境，无李杜浑厚之致；复如文家欧阳修之阴柔，无韩愈之阳刚也。鑫培少习须生，中年音暗改学武生，音复仍演须生戏。唱工以神韵胜，念字至正，且于叠韵双声皆有心得，是不可以艺术家论也，故士大夫咸乐与之游。

清际内廷重视戏剧，王公贝勒群学以承欢。鑫培于戏剧既负盛名，乃往叩益。鑫培不悦，尝慨然曰：国方多难，不思为国计，汲汲于此，社稷殆矣。诸王公误君，吾又安忍助纣为虐。亡国欺君，罪莫大焉！诸王公恶之，几遭难，鑫培弗顾也。

鑫培少议婚侯氏，侯氏亦同业。初谭氏殷富，故定聘焉。及鑫培音暗，家运益衰，侯氏悔前约。鑫培父侦知大愤，召鑫培而告之曰：侯氏悔婚，将奈何？鑫培曰：听之而已。继思侯氏所为背乎理，欺人过甚。星夜步行数百里抵津，投刺谒侯氏。未及语，侯女出，正色曰：我字谭氏，父母之初意也。女子字一人，今生为谭氏妇，死为谭氏鬼。父母悔婚于义实背，吾今从君去，事乃已。或讥鑫培为一女子奔驰数百里，宁不令人窃笑？鑫培正襟曰：大丈夫不患无妻，侯氏背义，辱吾谭门深矣。吾行吾志，人言不足动我。

至京，家更堕落。不得已出京搭班，以谋衣食，又不遇。赴丰润为史姓护勇，武术因之益精，故演卖马之舞翎、石秀之

舞刀，神采奕奕如生，实基于此。

鑫培虽非儒者，然其言其行，则有儒者所不能言而鑫培言之、儒者所不能行而鑫培行之。有子八人，皆伶业。或谓鑫培曰，子富贵矣！富贵本无常，须有能守之者以守之。守之道，唯使子孙有所发展。发展之法，唯学文章与考试为贵官。鑫培笑曰：无怪国之穷且弱也！既富且贵其私心安有涯哉？国之亡即在此矣。伶固微业，得其道焉虽诘谏讽笑天子无能危之。盖伶官与文士皆泄孤愤于悲歌慷慨之中。伶之声、士之文，其为不平之鸣也！荆轲、高渐离歌哭燕市，古今同慨。富贵非所期。但望他日儿孙辈言行不背乎道，为伶父又安足羞？庚子国变后，白宫回銮。西后素善之，复召入宫，排日演剧，赐赀甚丰。吾师瘦公有诗云：“贺老登场万口瘖，霓裳旧谱已重寻。内家排日传呼进，口敕频闻有赐金。”狄楚青世丈亦有句云：“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盖纪实也。

革命后新派分子多主废旧剧，海上风气渐入北平，伶业为之不振，独鑫培登场，辄复座为之满，其受社会欢迎又如此。当国会初开，众议举田际云为议员，以其与革命有历史关系。项城闻之不悦，谓人曰：田伶为议员，我当以总统让之鑫培。此虽笑语，亦足见其资望矣。项城五十寿，那相琴轩约鑫培奏曲庆祝。项城适在礼堂独坐，琴轩在三排席上，见鑫培登场，乃离席拉项城至。鑫培出时，琴轩起向鑫培拱手。项城睹状，为之改容。座客亦詫，明日九城传遍矣。

鑫培晚岁有怀，避地托于渔以见志，倩人绘渔翁图像。介瘦公师请梁任公先生题句云：“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如今老矣偶玩世，尚有俊响吹尘埃。菰雨芦风晚来急，五湖深处家烟笠。何限人间买丝人，枉向场中费歌泣。”任公以文

名天下，从不誉人，今鑫培得此岂偶然哉？鑫培晚年，精力不减少壮，而久玩世味，不复愿出。共和六年，陆氏荣廷来北平。北方政阀为联欢计，遍约诸名伶演剧以媚陆，独鑫培以老病辞。时江朝宗任步兵统领，亦主人也，强之奏《定军山》。曲终归，与人曰：国号民主，何为强横如此？不自由，毋宁死！自是郁郁气结于胸，病不起，哀哉！鑫培有子八人，曰嘉善、嘉瑞、嘉祥、嘉荣、嘉宾、嘉乐、嘉瑚、嘉禄。小培颇能世其业。小培嘉宾字也，而门弟子继其衣钵者，则唯贾洪林、余叔岩耳。

（《戏剧月刊》1928年1卷6期）

谭鑫培专记

· 刘 守 鹤 ·

开 场 白

无论怎样和谭鑫培有深仇大恨、有不共戴天深仇大恨的人，他宁可在谭鑫培的坟墓被盗的时候开一个盛大的庆祝会，也总没法子能够否认谭鑫培是个名动全国、风靡一代的伟人。

成为中国伶艺的两大柱石的，是生和旦。在许多大都会中，尤其在北平，街头巷尾，高楼陋室，茶馆饭铺，瓜架豆棚，喊喊叫叫随处可以听见，差不多是无生不摹谭鑫培，无旦不学程砚秋，虽然摹得学得并不一定可乱楮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有法子否认吗？

程砚秋是一个后起的人物。当谭鑫培全盛时期，砚秋还在未到人间和刚到人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的谭大王独霸中国剧坛的时候。怎见得？我们可以听一听诗人的哼哼——

“国自兴亡谁管得？

满城争说叫天儿！”

狄楚青诗句

“四海一人谭鑫培，

声名廿纪轰如雷！”

梁启超诗句

程腔风行于鑫培身后益彰的谭调权威时期，其曲折、深沉、衰艳之处，两者实为殊途同归；程腔之富有谭调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推崇程腔的人，就应当不会忘记谭调的伟大。于是乎，临摹谭调者，固无人不尊谭鑫培为教主；推崇程腔者，亦无人不尊谭鑫培为大王。这里，找一个代表出来，便是中和、吉祥、哈尔飞……的一个忠实主顾，我的弟弟少华，他是这样说的：

“南北东西有剧场，
万人空巷听程腔；
牛毛在昔多金福，
马首于今到玉霜！
变征变宫翻异曲，
为生为旦总同行。
沿波一讨源头水，
教主巍巍谭大王。”

事实是这样，已经成了铁案，纵有拔山举鼎之力，也不能推翻了。是的，谭鑫培不是全智全能的上帝，也不是像耶稣似的号称为上帝的笃生子，他也有许多可以指责的地方；然而，小疵不掩大醇，谭鑫培毕竟是不容否认其伟大的谭鑫培。

在谭鑫培之前有程长庚，在谭鑫培之后有程砚秋，二程的伟大都不亚于鑫培——创造力其实在鑫培之上，然而二程却不如鑫培幸运。

谭鑫培的时代，刚巧是中国社会进化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和他的生命同时，中国报纸业也由萌芽而渐如春笋怒发般地生长出来了。报纸上有了关于谭鑫培的记载和批评，销路就会扩大起来，比登载八国联军入北京的消息还更有人注意些，因此，鑫培的声名不但隐然驾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而上，且隐然驾中华民族而上——不是我说丧气话，那时候我们的同胞的确大部分是没有民族意识的。鑫培刚刚生当那时，真是“沛公天授”！

每一种报纸，有一种报尾巴，或者说有一个报屁股。在那上头，《燕兰小谱》、《京尘杂录》之类的后辈作者，固然也有批评鑫培坏处的，但最大多数是在狂热的谭迷之下，拿出“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的手笔来，极尽推崇拜服之能事。这类的文章，现在旧报虽不易复见，但有些经作者或报馆印成了专书的，不难一段一段给抄下来；不过我们不需要替谭大王编“米汤大全”（曾涤生攻下金陵之后，京师及各省官吏纷纷驰书道贺，极尽恭维，又案汇为一卷，曾在卷面批了“米汤大全”四个字），所以不去抄了，另外拿几句话来算做代表吧。

“三十三天天上天，
玉皇头戴平天冠。
天平冠上竖桅竿，
鑫培站在桅竿巅。”

在广东，有一个朋友家供奉着谭鑫培的神位，这是我在民国十四年亲眼得见的。我问他：“是否认识谭鑫培？或者看过谭鑫培的戏？”他都说：“不曾。”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崇奉谭鑫培？”他说：“报纸上看得见姓名的中外伟人，谁能像

谭鑫培似的受着普遍的敬服与倾慕？这样有大本领的人不成神，谁还配成神呢？”不长进的中国社会，至今还有鑄石鑄金以像师延之形的遗风！报纸在这社会里，诚然也就难乎其为报纸！

当程长庚的时代，可以说中国还没有报纸，没有每天几千或几万份的传单给他扬名，所以他就再伟大些，也不会像后来谭鑫培的名字那样响亮。到现在，固不同于程长庚的时代，也不同于谭鑫培的时代，因为二十世纪是簇新的科学时代了，在这时代里，感情的戏剧评论已经失去了权威，一切都需要用科学方法来批评和论断了。程砚秋是这个时代的伶人，他要在这科学势力笼罩着的剧坛上站稳脚步，所要紧的是他自己要在学术上与技巧上去不断地努力，立于时代的使命之下，以艺术原理和实效来贡献给大众，绝不是凭着一般士大夫观众摇旗呐喊的捧场所能获得真实的成功，所以报纸之于他，不能再用“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的感情论，不能再像捧谭鑫培那样来捧他。我们说程长庚的幸运不如谭鑫培，其理由就在此。

唯其是有无数种的报纸七嘴八舌地把谭鑫培捧上了三十三天玉皇的平天冠上的桅杆顶上，唯其是那样把谭鑫培形容成一个神出鬼没的天才的超人，于是乎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又异词，因此，我们现在要来认识一个毫发不爽的真确的谭鑫培，便成了一件难事。

随便举两个例子。

据说，某次谭鑫培同着一般伶人到北京东边某县去演戏，夜晚住宿在关帝庙，有人说那庙里素来有鬼，众伶人都有些害怕，鑫培独不以为然，他叫大净何桂山假扮关云长的样儿，正襟危坐以观究竟。到了半夜时候，一阵阴风，竟有一个披发流